

<<文章四家·贾平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章四家·贾平凹>>

13位ISBN编号：9787503940828

10位ISBN编号：7503940824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

作者：贾平凹

页数：3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文章四家·贾平凹>>

前言

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与王蒙、范曾、贾平凹合出一套文集，各人一册，文章自选，还别出心裁地请我们各写一篇与其他三位交往的文章。

我脑袋立时冒出这篇序文的题目：四君子图。

为何？

自我标榜为君子吗？

非也。

只是想到古人谓竹兰梅菊为四君子，而竹兰梅菊其形其色其味其神彼此不同，不过依此行文，寻些情趣而已。

在这里，竹是我，兰是范曾，梅是平凹，菊是王蒙。

至于我与竹何干，放在篇尾再说。

先说兰，范曾。

初识范曾是在二十多年前。

他由北京来南开大学捐楼办学，那时他已是书画名家。

初次见面不免谈到他的画。

他忽说：“我从来不送画给人。”

“他可能误以为我想向他索画吧，因笑道：“我屋里从来不挂别人的画，只挂自己的画。”

“谁想后来熟了，他却主动送画给我。”

他从旁人人口中知我母亲喜欢他的字，便托人送来一幅，有字有画，而且是精心之作。

一次我生日，关牧村来做客，手里拿着一卷画笑嘻嘻给我，说道：“我刚从范老师那儿来，他听说你今天生日，当即给你画了一匹马。”

“我属马，朋友有心，使我感动。”

原来他不是不送人画，而是作画及赠画都信由一时的性情。

就像兰叶，随意舒展，一任情怀。

再一次，在北京开会时，几位朋友晚间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儿。

忽然推门进来一位瘦瘦的男人，手捧本子来找范曾签名，并说：“范先生你必签不可。”

“范曾说：“我为什么非得给你签？”

“那人说：“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为了抄你纪念总理的诗，脑袋挨了纠察队一棒子。”

现在脑顶上还有一个疤呢！”

“范曾听了，不禁动容，非要看。”

那人低下头，扒开头发果然有一条很深的疤。

范曾问他：“你叫什么？”

“这人说：“李国清。”

国家的国，唐宋元明清的清。”

“范曾当即拿笔在他的本子上题了两句：“江山幸有国清日，不忘当年顶上花。”

“其潇洒自如，乃兰草之气质。”

后说梅，平凹。

去年去陕西考察，得机会在西安与平凹一聚。

那天恰逢他获茅盾文学奖，笑容很多。

抽着烟，齜着牙。

我对他打趣说：“你在北京说过，叫我到你家挑个陶罐，今天我就为这事来的。”

“平凹收藏不少汉陶的精品，这是远近闻名的。”

没想到他人比传说中的大方得多，马上带我去。

是不是正赶上他黄道吉日得了大奖了？

当然，去他家更是想看看这位文笔诡谲的商州奇士到底怎么活着。

他家在市区一幢公寓房的顶楼。

<<文章四家·贾平凹>>

天色入夜，摸摸索索地爬上去。

待灯一亮，好似站在一家古董储藏室里。

里里外外贴墙摆了一圈的玻璃书柜里，不是书就是古物。

使眼一扫，极合我的口味。

没一件材质昂贵、制作精美、官家或皇家的物品，自然也很少拍卖行里的热拍品；却一概是原始的、草莽的、乡土的、粗砺的老东西，然件件皆有生命，有罕见的文化信息和沉重的文化分量。

<<文章四家·贾平凹>>

内容概要

优美而浪漫，让人馨香练怀久久不忘的心灵独白；启迪青春、点缀人生、畅想世纪的人生感悟；最具代表性的或伤感或甜蜜或浪漫或纯情的爱的故事；诗一样的文字，格言一样的论说……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内容浩瀚，五彩缤纷，风格迥然，特色鲜明，或内涵深厚，细致灵动；或朴实自然，淡涵哲理，均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本书收录了多篇贾平凹的散文佳作。

<<文章四家·贾平凹>>

作者简介

贾平凹，陕西省丹凤县人，著名作家。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

被誉为“鬼才”。

代表作有《秦腔》、《高兴》、《心迹》、《爱的踪迹》等，曾获多次文学大奖。

<<文章四家·贾平凹>>

书籍目录

商州初录
商州又录
商州再录
?土高原
进山东
通渭人家
祭父
从棣花到西安
闲人
人病
六棵树
说棣花
“卧虎”说
四十岁说
十篇短信
大唐芙蓉园记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荒野地
红狐
小楚
游寺耳记
说话
丑石
灵山寺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天气
写给母亲
游了一回龙门
月迹
一棵小桃树
秦腔
走了几个城镇
一块土地
《废都》后记
《秦腔》后记
《古炉》后记

章节摘录

从西安要往商州去，只有一条公路。

冬天里，雪下着，星星点点，车在关中平原上跑两个钟头，像进了三月的梨花园里似的，旅人们就会把头伸出来，用手去接那雪花儿取乐。

柏油路是不见白的，水淋淋的有点滑，车悠悠忽忽，快得像是在水皮子上漂；麦田里雪驻了一鸡爪子厚，一动不动露在雪上的麦苗尖儿，越发地绿得深。

偶尔里，便见一只野兔子狠命地跑蹿起来，“叭”的一声，兔子跑得无踪无影了，捕猎的人却被枪的后坐力蹬倒在地上，望着枪口的一股白烟，做着无声地苦笑。

车到了峪口，嘎地停了，司机跳下去装轮胎链条；用一下力，吐一团白气。

旅人们都觉得可笑，回答说：要进山了。

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里青的石，绿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进山不空回，一定要带点什么纪念品回来：一棵松塔，几枚彩石。

车开过一座石桥，倏忽间从一片村庄前绕过，猛一转弯，便看见远处的山了。

山上并没有树，也没有灰灰的怪石，全然被雪盖住，高得与天齐平。

车开始上坡，山越来越远，似乎要一直爬上去，但陡然跌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

路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却有一种咕咕的声音传来，才知道那是河流了。

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

车走得慢起来，大声地吭吭着，似乎极不稳，不时就撞了山壁上垂下来的冰锥，嚯唧唧响。

旅人都惊慌起来了，使劲地抓住扶手，呼叫着司机停下。

司机只是旋转方向盘，手脚忙乱，车依然往里走。

雪是不下了，风却很大，一直从两边山头上卷来，常常就一个雪柱在车前方向不定地旋转。

拐弯的地方，雪驻不住，路面干净得如晴日，弯后，雪却积起一尺多深，车不时就横了身子，旅人们就得下车，前面的铲雪，后面的推车，稍有滑动，就赶忙抱了石头垫在轮子下。

旅人们都缩成一团，冻得打着牙花；将所有能披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披上了，脚腿还是失去知觉，就咚咚地跺起来。

司机说：“到黑龙口暖和吧！”

”体内已没有多少热量，有的人却偏偏要不时地解小手。

司机还是说：“车一停就是滑道，坚持一下吧，到黑龙口就好了。”

”黑龙口是什么地方，多么可怕的一个名字！

但听司机的口气，那一定是个最迷人的福地了。

车走了一个钟头，山终于合起来了，原来那么深的峡谷，竟是出于一脉，然而车已经开上了山脉的最高点。

看得见树，却再不是那绿的，由根到梢，全然冰霜，像玉，更像玻璃，太阳正好出来，晶亮得耀眼。

蓦地就看见有人家了，在玻璃丛里，不知道屋顶是草搭的，还是瓦苫着，门窗黑漆漆的，有鸡在门口刨食，一只狗忽地跑出来，追着汽车大跑大咬，同时就有三两个头包着手巾的小孩站在门口，端着比头大的碗吃饭，怯怯地看着。

“这就是黑龙口吗？”

”旅人们活跃起来，用手揉着满是鸡皮疙瘩的脸，瞪着乞求的眼看司机。

有的鼻涕、眼泪也掉下来，滋滋地吸气，但立即牙根麻生生地疼了，又紧闭了嘴唇。

可是，车却没有停，又二回两转地在山脉顶上走了一气，突然顺着山脉那边的深谷里盘旋而下了。

那车溜得飞快，一个拐弯，全车人就一起向左边挤，忽地，又一起向右边挤。

路只有丈五宽窄；车轮齐着路沿，路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旅人们“啊啊”叫着，把眼睛一齐闭上，让心在喉咙问悬着……终于，觉得没有飞机降落时的心慌了，睁开眼来，车已稳稳地行驶在沟底了。

<<文章四家·贾平凹>>

。他们再也不敢回头看那盘旋下来的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司机，好像他是一位普救众生的菩萨，是他把他们从死亡的苦海里引渡过来的。

旅人们都疲乏了，再不去想那黑龙口，将头埋在衣领里，昏昏睡去了。

但是，车嘎地停了，司机大声地说：“黑龙口到了，休息半小时。”

啊，黑龙口！

旅人们永远记着了，这商州的第一个地方，这个最神圣的名字！

其实，这是个小小极极的镇子。

只有一排儿房舍，坐北向南，房是草顶，门面墙却尽是木板。

后墙砌着山崖，门前便是公路，公路下去就是河，河过去就是南边的山。

街房几十户人家，点上一根香烟吸着，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可走三个来回。

南北二山的沟洼里，稀落着一些人，都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

河面上还是冰，但听不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去，在那里淘着，淘菜人手冻得红萝卜一样，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

冰封了河，是不走桥子，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那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屎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但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

街面人家的尽西头儿，却出奇地有一幢二层楼，一砖到顶，门窗的颜色都染成品蓝，窗上又都贴着窗花，觉得有些俗气：那是这里集体的建筑，上层是旅社，下边是饭店；服务人员是本地人，虽然穿着白大褂，但都胖乎乎的，脸上凸着肉块，颧骨上有两块黑红的颜色。

饭店的旁边，是一个大栅栏门，敞开着，便是车站，站场很小，车就只得靠路边停着。

再过去是商店，粮站，对着这些大建筑，就在靠河边的公路上，却高高低低搭起了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子、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闹闹嚷嚷，是黑龙口最繁华热闹的地面了。

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有做生意的。

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

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息，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

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么零甚山货俱全。

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里抢骨头了。

编辑推荐

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